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Günter Grass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研究书系
总主编 许钧

君特·格拉斯研究

张辛仪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君特·格拉斯研究

张辛仪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特·格拉斯研究 / 张辛仪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10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研究书系/许钧总主编)

ISBN 978-7-305-17246-5

I. ①君… II. ①张… III. ①格拉斯, G. (1927 — 2015)—小说研究 IV. ①I516.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311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研究书系

总 主 编 许 钧

书 名 君特·格拉斯研究

著 者 张辛仪

责任编辑 沈清清 编辑热线 025-83685856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7 字数 225 千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7246-5

定 价 45.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言	001
第二章 从党卫军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005
第一节 根在但泽	005
第二节 苦难与罪责	010
第三节 结束与开始	013
第四节 步入文坛	014
第五节 声名鹊起	015
第六节 作家兼公民	020
第七节 终身头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025
第三章 从《铁皮鼓》到《格林兄弟的词语》	029
第一节 但泽三部曲	029
《铁皮鼓》	030
《猫与鼠》	036
《狗年月》	037
第二节 文学与政治	040
《局部麻醉》	041

	《蜗牛日记》	044
第三节	人类与地球	047
	《比目鱼》	047
	《德国人会死绝》	050
	《母鼠》	052
第四节	巴洛克化了的四七社	054
	《相聚在特尔格特》	054
第五节	割不断的昨日与今天	056
	《铃蟾的叫声》	056
	《辽阔的原野》	058
	《我的世纪》	064
	《蟹行》	068
第六节	自传三部曲	070
	《剥洋葱》	071
	《盒式相机》	074
	《格林兄弟的词语》	078
第四章	民族记忆、文化传统与政治理念	083
第一节	饮食	085
第二节	男女	097
第三节	语言、文学与作家	103
第四节	教师与学校	110
第五节	死亡	120
第六节	宗教	134
第七节	感性的启蒙——格拉斯的政治观	142
第五章	文学——严肃的游戏	155
第一节	独树一帜的叙事者	155
第二节	怪诞	164

第三节	文字游戏	172
第四节	互文性：创造力、模仿抑或抄袭？	180
第五节	昔今未	194
第六节	文学与媒体	197
第七节	小结——无处不在的想象力	209
第六章	格拉斯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213
第七章	结语	225
参考文献		231
一、格拉斯作品		231
1. 格拉斯德文原著(及缩写)		231
2. 格拉斯中文译著		233
二、参考文献		234
1. 德文参考文献		234
2. 中文参考文献		253
后记		255

第一章 绪 言

不得不承认,君特·格拉斯是一大传奇,又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一个中学辍学的党卫军,战争结束被俘时才刚满 18 岁,对文学知识的汲取完全靠自学;一个本想搞美术的半路出家的作家,凭借处女作一夜成名,然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是处女作出版 40 年后的事了;一个来自但泽小市民家庭、两次被勒令退学的孩子成了德国总理的笔杆子……

说到德国当代作家,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恐怕就是格拉斯。他 30 岁出头便以小说《铁皮鼓》闻名于世,到耄耋之龄却依然笔耕不辍,获得了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众多文学、社会活动奖项,被推崇他的人与其他众多文豪相提并论,可谓德国当代文坛的一棵常青树。格拉斯的文学地位毋庸置疑,他在国外仿佛就成了德国当代文学的化身,然而在德国文学评论界,他却总是在制造话题、引起事端,经常遭到猛烈的抨击,不管是文学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如:格拉斯的小说《铁皮鼓》《猫与鼠》等曾被斥为色情文学,甚至有人还为此将他告上法庭;《蜗牛日记》被认为是为社民党摇旗呐喊;长篇小说《辽阔的原野》被奚落为政治宣传册,评论家拉尼茨基甚至将其批得一无是处,《明镜》杂志还把拉尼茨基将该书一撕为二的漫画作为封面,格拉斯被指责为反对两德统一;《剥洋葱》一书

中,格拉斯说出了隐藏多年的秘密——自己也曾是党卫军一员,对此德国上下一片哗然,不少人痛斥格拉斯隐瞒真相;格拉斯最近有关以色列和希腊的两首诗又把德国搅得不太平,甚至引起国际关注。正如格拉斯的作家同行恩岑斯贝格所言,格拉斯就像沙丁鱼群中的鲨鱼一样是个捣乱分子,是文学世界中我行我素的独行客,既让评论家们欢呼雀跃,也遭到他们的口诛笔伐。作家格拉斯和评论家拉尼茨基简直就是一对欢喜冤家。

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大骂格拉斯是叛徒,声称像他那样的卖国贼都应该被消灭。其实这样的指责大错特错,荒谬之至。格拉斯没有哪部作品不关注德国、不反映社会现实、不进行历史反思、不对人类的未来起告诫意义。透过格拉斯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以及世界 20 世纪以来的历史浩劫、政治和社会变迁,包括一战、二战、德国战后 50 年代的经济奇迹、六八年学生运动、勃兰特领导下的社民党竞选、全球化问题(女权运动、环境生态、饥饿、人口、第三世界等)、两德统一、新纳粹等。正如格拉斯自己所言,他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二战当兵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文学创作的素材和主旨,决定了他用自己的创作来回答“奥斯维辛后如何写诗”的问题。格拉斯其实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格拉斯也抱怨道:“出于对祖国的热爱而对它寄予的厚望,却每每被误读为抹黑德国。”(Steine 70)^①格拉斯是这么看待作家的爱国之情的:“从洛高、莱辛、赫尔德、海涅到伯尔、毕尔曼,作家总是爱国者。他们既是爱国者,同时又是世界公民,他们呼唤祖国,既没有用民族的喊声,也没有胆怯地去划清界限,而是通过各种社会阶层表现它,丰富它的语言,批判地看待它,也就是说,以准确的而不是盲目的方式爱它。他们呼唤统一,并不意味着主张权力集结,他们渴望强大,但并不谋求霸权。德国各民族人民文化的多样性

^① 本书参考文献中标明了格拉斯各部德文原著的缩写方式,格拉斯作品引文后的括号中均用缩写标明出处。格拉斯的引文译文以相应中文译著为基础,根据具体情况,笔者可能略做修改。如引文引自尚无中文译文的德文原作则由笔者本人翻译。

是他们的财富。德国的历史及其灾难性的历程表明,人们从来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①格拉斯爱德语,爱德国的文学文化,正是出于对德国的爱,他才对德国要求那么高,那么爱挑刺,可谓“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与鲁迅非常相似。格拉斯顶着骂名坚持自己的态度,因为他把这看作作家这一职业必有的风险。其实他不要的是一个靠不正当手段扩展版图的祖国,他背叛的是德国历史上曾经带来灾难的阴暗的一面:侵略、吞并、军国主义、为其他民族和国家所畏惧和孤立。他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睦邻友好,吃一堑长一智,更被其他欧洲国家所接受”(Essays III 231)。格拉斯称自己是“没有祖国的人”,虽然流露出由于不被理解而感到的酸楚,但是又表露出他坚定的立场。好在还是有不少人理解格拉斯,如德国前总统霍斯特·科勒称他为当今德国最著名的作家,对于全世界来说是德国文学的脸面,是德国文学和文化的使者,是德国文学的象征人物,就像托马斯·曼一样代表着德国。^② 瑞典文学院给格拉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时,也指出了格拉斯对德国文化遗产不无挑剔的热爱,称其作品是与德国文化进行的一场对话。^③

对于格拉斯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作家,光看对他的褒扬和贬斥就够让人眼花缭乱,不知所措。格拉斯的作品结构复杂,叙述角度、层次多样,真实与虚构相间,互文、指涉、引用暗藏,语言层次丰富,继承了表现主义特色,风格集怪诞、童话色彩于一身,对文学传统进行继承和发挥,糅合了宗教、神话元素,比喻、象征独特。如果想真正了解这位作家,必须走进其作品,探究他复杂晦涩的作品中的真实,这样才能对这位作家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此外,对格拉斯

① 格拉斯:《与乌托邦赛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28页。

② 根据 Paaß, Michael: Kulturelles Gedächtnis als epische Reflexion. Bielefeld, 2009, S. 14f.

③ 参见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1999/press-ty.html.

的认识和评价也离不开对格拉斯生平经历的了解,只有知道格拉斯有过什么样的生活经历,才会明白他的苦心。本书以格拉斯十六部带有虚构性质的叙事作品(为了方便起见,后文中统称为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格拉斯的生平经历,对格拉斯的小说创作历程进行回顾和简介,对其小说的主要主题和重要叙事手法进行剖析,最后会对格拉斯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情况进行介绍和分析。本书希望以此解读格拉斯作品中的一些难点,使格拉斯在中国获得更全面的介绍和评价,加强中国读者和文学爱好者对格拉斯的认识和理解,促进格拉斯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

第二章 从党卫军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本章并不是君特·格拉斯的详细传记，只是对格拉斯生平几个重要的阶段做一个轮廓式的介绍，对影响格拉斯人生和作品的重要人物、事件、经历、氛围等进行点拨。毕竟，曾经的党卫军有那么多，而只有格拉斯成了诺奖得主。从中学没读完的党卫军到世界闻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之间的漫漫距离让人惊诧和感慨，也让人好奇和疑惑。只有认识了格拉斯的成长、生活经历和环境，了解他的梦想、渴望、伤痛、耻辱与愤怒，才能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看到格拉斯在通往诺奖道路上付出的努力和执着，以及经历的艰辛。

第一节 根在但泽

但泽是君特·格拉斯的出生地，是格拉斯生命的起点和根之所系，也是格拉斯文学创作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在格拉斯的诸多作品中，但泽总是一再被提及、被忆起，很多人物来自但泽，许多故事在但泽发生，当地的景物建筑经常被描述、被提及，格拉斯对自己故乡的印象都融入了他的作品中。格拉斯早期创作的三部小说《铁皮鼓》《猫与鼠》和《狗年月》与但泽关系最密切，其中大部分

故事情节都发生在但泽,被称为“但泽三部曲”。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创作的小说《蜗牛日记》《比目鱼》《母鼠》《铃蟾的叫声》同样与但泽脱不了干系,如《蜗牛日记》讲述了但泽犹太人的命运,《比目鱼》讲述了但泽从新石器时代起至20世纪的风云变化,《铁皮鼓》中的奥斯卡在《母鼠》中成了媒体大亨,重返但泽为祖母做寿,《铃蟾的叫声》中的德国教授亚历山大回故乡但泽省亲,与结识的波兰女艺术家共建德国-波兰公墓公司,以便让现为德国人的“老但泽”们能安葬在故乡。其他作品如《局部麻醉》《我的世纪》《蟹行》等也或多或少与但泽有着联系,如《局部麻醉》中的教师施塔鲁施、《蟹行》中的祖母图拉都来自但泽,曾经在格拉斯之前的其他作品中出现。

但泽对于格拉斯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却并不仅仅因为它是格拉斯的故乡,而在于但泽这一城市所承载的沉重而复杂的历史以及承受的持续不断的民族矛盾冲突。在汉莎同盟时代以来的六百多年间,但泽作为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海港城市,占据重要的地理位置,一直被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所争夺,时而归属波兰,时而归属德意志,也曾经成为自由市。1920年11月15日,虽然德意志民族居民明确反对,但泽仍然成了一个自由市,一直到1939年期间,但泽的人口以信新教的德裔为主,德语也是主要语言,内政权由德裔居民管理,外部事务则受波兰控制,属于波兰关税区。当地也有波兰裔、犹太人和少数民族卡舒布人,异族通婚也不少见。但泽的德裔居民要求“回到德意志帝国”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正中德国下怀。1939年9月1日,德军袭击但泽的波兰基地,标志着二战的正式爆发。对于格拉斯而言,就像一提一战就想到萨拉热窝一样,一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能不想到但泽。二战结束后,但泽被划归波兰,原来的德裔居民被驱逐回到德国,迁来的是信天主教的波兰人。但泽是德文译名,而今它成了一个波兰城市,名叫格但斯克,格拉斯在那儿的亲戚现在已与他成了两国人。对于格拉斯而言,但泽是在心理上、政治上已经失去了、回不

去了的故乡,他只有在文学想象中才能回到曾经的但泽。如同他在文章中曾谈到的:他大部分的书都在回忆已经失去了的城市但泽,失去令他变得健谈;只有彻底丧失了某样东西,人们才会那么充满激情地不断地去召唤它;失去是文学的前提。(Essays 373)但是格拉斯明白无误地指出,他并不想用叙事手段重新夺回被毁坏、已失去的城市但泽,而只是在纸上来召唤曾经的但泽。(Steine 76f.)

格拉斯的家族也被卷入了但泽这一边境城市的政治风云变幻和矛盾冲突中。格拉斯母亲的表亲弗兰茨是《铁皮鼓》中奥斯卡的表舅扬的原型,曾在波兰邮局工作,在1939年9月1日参加了抵抗德国进攻的战斗,被依法处死。由于但泽在接下来五年中被德国占领,卡舒布族的波兰人成了德国人,这事令家人备感尴尬,而战后人们在前波兰邮局前为这位表舅树了纪念碑。他为波兰牺牲,而他的三个表兄弟——格拉斯的亲舅舅们却在二十多年前为德国捐躯。格拉斯的父母和妹妹在战后被迫迁往德国,在二战中遭受了苏联士兵的暴行。

格拉斯在但泽出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格拉斯对家乡怀有深沉的热爱与怀念、牵挂,这一论断毋庸置疑,但是如果断言格拉斯与但泽之间的关系仅限于此,恐怕并不准确。格拉斯与德国关系复杂,爱之愈深,责之愈切,甚至因此被人斥责为不爱国。格拉斯与但泽的关系也同样不简单。也正是在这里,众多犹太人遭受了纳粹的折磨,甚至死在了集中营,其中包括格拉斯的老师、同学等熟人,然而当时的格拉斯并没有深究,还自愿报名参加了党卫军。格拉斯在之后的作家生涯中,其实一直在不断地拷问自己,在悔悟、自责,寄托了他对遭受不幸的人们深切的同情和牵挂。

当初的格拉斯如何会成为党卫军?现在的格拉斯又如何会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要回答这些问题,避不开格拉斯孩提时代在但泽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而且这对理解格拉斯的作品也不无裨益。福尔克尔·诺豪斯指出,格拉斯将自己的感性体验在

文学作品中进行了重构,以此实现了作品的一大特色,即描绘的感官现实充分调动了人的触觉和嗅觉,让人仿佛身临其境。^①

格拉斯于1927年10月16日出生于一个普通小市民家庭。祖父和外公都住在但泽郊区朗富尔,祖父在那儿有个木匠铺,外婆和母亲也在那儿开店。格拉斯就在那儿度过了童年。格拉斯的小说《狗年月》中,木匠利贝瑙的铺子也在那儿,他还借小说中哈里之口,说出了朗富尔作为一个世界缩影的意义:

从前有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②有一个郊区,这个郊区名叫朗富尔。朗富尔既是那么大,又是那么小,所以,凡是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在朗富尔发生,或者说可能在朗富尔发生。(Ⅲ 519)

格拉斯的父亲出身于信新教的德裔手工业工人家庭,和《铁皮鼓》中的奥斯卡的父亲一样,善于烹饪,是个好脾气的居家男人,曾加入纳粹党,因为竞争对手们也加入了,而且他当真相信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父亲的安分守己、谨小慎微、追求实在、无忧无虑、易受诱惑,这些典型的小市民性格以及他所代表的那个狭隘琐碎的小市民生活圈子却是文学少年格拉斯看不上的。在格拉斯因《铁皮鼓》声名鹊起前,对于儿子对文学艺术的追求和向往,父亲一直坚决反对,称“看书又不能当饭吃”,试图压制格拉斯这些在他看来异想天开、发疯的念头,出于好意想逼迫格拉斯去坐办公室当学徒。父亲对儿子的不理解、不支持以及父子在观念爱好方面的差异恐怕是导致格拉斯与父亲关系疏远的重要原因。格拉斯在作品

① 参见 Neuhaus, Volker: Schreiben gegen die verstreichende Zeit. Dtv, München, 1997, S. 6.

② 本书用“[……]”表示本书作者对引文的省略,以与引文原本本身的省略区分开来。——编者注

和自传中提到,年少时经常与父亲寻衅吵架,甚至多次有过弑父的念头。

格拉斯的文学艺术天赋应该来自母亲一方。母亲在一战中阵亡的三兄弟分别热爱绘画、烹饪和写作,而格拉斯似乎替舅舅们圆了梦。格拉斯的母亲是卡舒布族人,是个不太虔诚的天主教徒,靠打理一家食品店维持家用,虽然是做生意的,不乏经济头脑,却和兄弟一样酷爱文学艺术,给报纸专栏写点小文章,喜欢弹琴,是书友会成员,爱读书和看戏,给这个小市民家庭增添了一点高雅的氛围。格拉斯的母亲开朗乐天、热爱生活,同时也坚强勤奋,能面对生活的坎坷、挑起生活重担。她相信并支持儿子的文学艺术梦想,这对于格拉斯的文学艺术之路具有重要的意义。格拉斯的勤奋、毅力、坚韧、旺盛的精力恐怕也传自母亲。在格拉斯的作品中,他也故意提到自己的“恋母情结”以自嘲。格拉斯按照母亲的意愿接受了天主教洗礼,在天主教影响下成长,和《猫与鼠》中的皮伦茨一样,曾担任辅祭。

格拉斯的父母自己学历低,但是希望孩子能脱离自己这种狭隘的小市民生活,于是将他们送进了文理中学。可是格拉斯并不是好学生,因为调皮捣蛋被劝退两回,转了两次学校,如同《猫与鼠》中的马尔克一样,其中一所学校正是《狗年月》中的阿姆泽尔和马特恩所上的。这是具有高度艺术天赋的孩子在学校的典型命运。除了历史、语文和艺术等科目外,格拉斯在学校的成绩让父亲头疼,母亲对此倒并不苛求,因为她相信儿子的艺术才能。格拉斯在以后的作品中对学校制度总是有诸多不满。不过格拉斯在文学艺术方面展现了充分的学习、创作能力与热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母亲书橱中和来自其他渠道的各种书籍,成了市立图书馆的常客,还喜欢信笔涂鸦,12岁起就开始创作诗歌和叙事作品,迷恋电影,13岁时就下定决心,以后要从事艺术工作。格拉斯的几位老师也对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发展起了积极的影响。其中一位是《猫与鼠》以及《狗年月》中的布鲁尼斯老师的原型,后来死在了施图特霍

夫集中营，格拉斯给这位不知葬身何处的老师树了一块文学纪念碑。还有一位老师也是神职人员，终生致力于给罗特娅·冯·蒙岛敕封圣女称号，格拉斯在《比目鱼》中将多罗特娅·冯·蒙岛塑造成了历史上的一位厨娘，也算是对老师的纪念。格拉斯并不是书呆子，10岁出头的他就帮母亲去赊账的顾客家讨债，靠嗅、听、看和感觉去窥探各种人家的境况。这或许为他今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也锻炼了他细致入微的洞察力。

第二节 苦难与罪责

战争的开始意味着格拉斯童年的结束。他和当时的大多数其他同龄男孩们一样，被战争改变了生活轨迹，走上了为他们设定的道路。在但泽还未被德国吞并前，不到10岁的格拉斯便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下的少年团，渴望得到的圣诞礼物是军装，14岁时加入了青年团。15岁时，格拉斯主动报名参军，16岁时已经不再正规上课，成为空防助手，参加纳粹青年义务劳动，接受军事训练，学习使用军械，紧接着，格拉斯被征召入伍。1944年，17岁的格拉斯加入了党卫军的装甲师，成为坦克兵。一年后战争即将结束时，格拉斯成了战俘，被关进了美军战俘营。格拉斯从战俘营被释放时才18岁。19岁时，格拉斯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民族蓄意或无心地犯下了多少罪行，自己这一代人以及下一代人都得为此承担多少重荷与责任。

直到战争结束，格拉斯仍然对纳粹那一套宣传深信不疑，以为祖国处在敌人的威胁中，对元首忠心不二。然而格拉斯仍然认为自己有意无意忽视了一些信号，没有刨根究底。在《剥洋葱》中，他不断追问自己，为什么在自己的老师、同学突然消失时，自己没有问个为什么。格拉斯在《剥洋葱》和写给大江健三郎的信中，都对参加纳粹青年义务劳动时的一个同伴深表敬意：当时的格拉斯还只会随波逐流，那个同伴却宁可承受各种惩罚也不愿意碰一下枪。

当然那时的格拉斯还是个未满 18 岁的半大小子，本来就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格拉斯完全可以轻松地替自己辩解：在成人们都疯狂、迷失的时代，似乎不该去苛责一个孩子的“失足”与“轻信”。对于一个生活在那个年代的德国男性来说，这似乎也是逃不过的命运。然而格拉斯认为，不能以“我们上了别人的当”为借口，为自己开脱，在他看来，是自己甘愿步入歧途。虽然他当时并不知道那些后来才曝光的纳粹战争罪行，但是格拉斯认为，自称当初无知并不能掩盖这一点——自己曾经被纳入一个策划、组织和实施了对千百万人进行大屠杀的组织之中。自己虽然没亲手干过坏事，但是仍然负有“共同责任”，此生挥之不去。（Zwiebel 127）格拉斯几十年来始终不愿承认自己居然和“党卫军”这一词有染，正是因为战后他心中始终羞愧难当，对少不更事时引以为豪的事情避而不谈。尽管如此，心头的负担依然沉重，谁也无法令其减轻。（Zwiebel 127）对于格拉斯而言，这是个一辈子都消除不了的心头之痛，一个永远也洗不掉的耻辱。“我写这种耻辱，写这种尾随着耻辱而来的内心羞愧。”（Zwiebel 17）他毕生的写作其实就是在拷问自己：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错？为什么会那么轻信？这是反思，也是赎罪。

从格拉斯自己的回忆和反思看来，这其中有多重因素影响：拥挤的两居室住房让年轻的格拉斯不快和压抑，血气方刚的他和很多同学一样，渴望远走高飞、无畏地投入战场，向往成为在枪林弹雨里生活的英雄，希望去感受战争的危险。向格拉斯这些年轻人灌输这套所谓黑白分明的真相、令他们对战争向往的，就是在影院电影正式开始前放的纳粹纪录片《每周新闻》。也许格拉斯不见得希望为国捐躯，但是恐怕也激情澎湃，渴望海阔天空，梦想着一下子成为堂堂男子汉中的一员，去“保家卫国”，渴望荣誉和勋章。当然所有这些也许也可以归结为年少无知。

在格拉斯的记忆中，刚拿到入伍通知的新兵坐火车报到时，“谈笑风生。大家心里充满了好奇，好像恩准我们去冒险似的。兴